

探討都市化與青年福傳和牧靈的關係

道明

[摘要] 中國都市化的發展，令愈來愈多農村青年前往城市讀書，並在畢業後在城市定居，當中包括青年教友。本文作者基於其青年牧民經驗，指出隨著青年人生活圈子的轉移，教會福傳重心也應順勢轉移。基於個人接觸和與其他神職人員的訪談，作者觀察到，神職人員在新環境下持有不同的態度，有的安於現狀，對「時代徵兆」並不敏感；另外一些則嘗試推陳出新，發揮創意，尤其是於網路福傳和培育青年。作者擔心，城市堂區的本堂神父缺乏青年牧民的經驗，以及部份缺乏福傳熱忱，會導致大量進城青年教友淪為冷淡教友，甚至脫離教會，被世界同化。基於聖保祿宗徒的福傳策略，作者提出幾點建議：確立城鎮福傳的大方向，加強人力物力；擺脫建築物的束縛，走入人群，建立團體；與青年人同行，建立友愛的教會團體。

Abstract: With growing urbanization in China, more and more young people, including Christians, from rural areas go to the cities to study. Many settle there after graduation. Based on his experience in youth ministry, the author points out that with the change of the young people's social environment, the focus of evangelization should also shift accordingly. Through personal contacts and interviews with other clergy, the author observes that members of the clergy have different attitudes in the new environment. Some are content with the status quo and are

not sensitive to the “signs of the times”; others employ a more innovative and creative strategy, trying to evangelize and carry out formation programs for young people through the internet. The author is concerned that due to the lack of experience in youth ministry and enthusiasm for evangelization among priests in the city, a large number of young church members may become indifferent to their faith or even leave the church. Some may be acculturated by the world. Based on the evangelization strategy of St. Paul the Apostle, the author makes several suggestions: to establish the general direction of urban evangelization and vigorously deploy manpower and material resources in the urban area; to invest in building faith communities rather than church buildings; and to accompany young people and build church groups in fraternity.

引言：都市化的新型見證者和實踐者

隨著中國都市化的發展、經濟的騰飛，大學不斷地擴招，能夠上大學的農村學生愈來愈多，以至於在過去的十五年內，中國的各大城市都為大學生們畢業後提供了安家落戶的優厚待遇。大學生們對於他們的學習生活、假期的短期打工以及畢業之後的工作就業都有了都市規劃，甚至結婚生子、買房落戶幾乎都會以大都市或城鎮為首選。這也是青年人在中國這個時代最時髦的選擇。特別是出生於農村而進城上大學的畢業生，經過四年的大學生活及在城市的就業，使得他們已經不習慣於農村的生活，所以慢慢地就融入了所在城市的生活節奏。¹

同時，都市化的發展，還需要更多的人才和勞力資源。於是，城鎮就成了人才匯聚之地。從高新科技創新產業的技術人員到普通工人、快遞員，他們都具體地參與了中國都市化的建設、發展和成熟。這些大學畢業生或者新近融入城市生活節奏的相關技術人員當中，有相當一部份是教友。其他的，則都是我們潛在的福傳對象。

1 然而，隨之而來的奇特現象是，一群群農村的老年人也湧向了城市。我詢問了很多這樣的老年人，他們絕大多數都說是來城裡為兒女照看孩子，因為他們的兒女大學畢業後不久就定居城鎮了，就這樣，在中國的各大中小城市就湧現了數不清這種新的社區，由四面八方農村來的青年人各自買房、結婚生子，並帶來了他們的父母，形成一種新的景象、新的組合，也正在形成一種新的城市文化。

一 福傳的客觀現狀——伴隨著青年人的腳步

青年人匯聚的地方向來都是欣欣向榮、充滿朝氣、富有發展潛力的地方。福音傳播的對象也伴隨著青年人的腳步由農村轉向城市。近十年來，農村教堂大都是在逢年過節時人滿為患，平常主日就沒有多少青年人。以至於很多農村堂區只能利用春節前後為休假的青年人舉辦學習班或避靜滿四規等。相反，一年當中的大部份時間，青年人都是在學校或者居住地附近的城市堂區參與彌撒及相關信仰活動。

針對上述現狀，最近我在教友大學畢業生中做了一個問卷調查，結果如下：

共100條數據

畢業後長期居住在那裡？

題目：單選題 是否必填：否 96條數據

		選 項：	數 據 量	佔 比
農村	8.3%	農村	8	8.3%
城市	91.7%	城市	88	91.7%

未來計劃定居在哪裡？

題目：單選題 是否必填：否 97條數據

		選 項：	數 據 量	佔 比
農村	13.4%	農村	13	13.4%
城市	86.6%	城市	84	86.6%

心理上融入的是城市堂區還是農村堂區？

題目：單選題 是否必填：否 97條數據

		選 項：	數 據 量	佔 比
農村	26.8%	農村	26	26.8%
城市	73.2%	城市	71	73.2%

你是一個主動積極服務堂區的人嗎？

題目：單選題 是否必填：否 98條數據

		選 項：	數 據 量	佔 比
是	63.3%	是	62	63.3%
否	36.7%	否	36	36.7%

儘管這只是針對教友大學畢業生的抽樣調查，我們相信教外的大學畢業生也同樣如此。因此，福傳的客觀現狀要求我們將關注對象及其環境做出相應調整，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青年人的腳步已經邁向了城市，農村教會愈來愈老齡化，愈來愈多的教堂也空置起來，教堂週圍已經沒有多少教友了。所以，在農村的堂區，很多活動已經慢慢停止，就連小孩子也愈來愈少，因為，年輕的父母會帶孩子到城市上學，逐漸也把孩子的爺爺奶奶帶到城市接送孩子上學。這是客觀現狀，我們不得不跟著青年人的腳步。教宗若望保祿二世說過：「人是工作的目標」。² 那裡人口愈多，那裡就是我們要展開福傳的地方。

二 中國普遍都市化的進程迫使教會福傳重心的轉移

面對這種局面，各地教會都在摸索、探尋路徑，教會福傳重心的轉移已經勢在必行，按我所瞭解，在陝西省這 15 年內已有三個教區把主教府由農村搬遷到了城區，主教府的搬遷標誌著福傳、牧靈重心已經決定性地轉移到了城市。顯然，這些主教也已經看清了當前的客觀現實，並做出了相應調整。

教會的福傳使命與牧靈服務應該齊頭並進。進城之後，已經計劃長期居住在城鎮的農村教友面臨一個新的問題：他們到底是那個堂區的教友？農村老家的本堂神父強調他們的信仰歸屬在原屬農村，因為他們逢年過節都會回到農村老家，然而，他們的工作和生活所需要的大部份

² 教宗若望保祿二世，《論人的工作》通諭（1981），2號。

時間又都在城市，相應地，也在城鎮的教堂參與彌撒、守瞻禮主日。按照《天主教法典》102條1項：「住在某一堂區或至少教區內，以久居的意思無故而不變更者，或在該區居留實際已滿五年者，即為設定其住所於該區。」

十五年前，農村青年人進城打零工，屬於短期在城市逗留，平時的生活圈子還是在農村；現在形勢就有所不同，農村青年人，特別是從農村出來的教友大學生，畢業後在城市定居多數已成定局，而逢年過節回農村只是短期逗留。因此，他們的生活圈子已經不在農村了，甚至他們中有相當多的青年人已經很難再融入農村堂區，或者不習慣農村堂區的活動。按上面所提《法典》102條1項的意思，這批教會青年在教會管理層面的法定住所應該屬於城市堂區。上面的資料顯示，融入城市生活節奏的青年教友已經融入了居住地附近的城市堂區。73.2%的比例，表明青年教友已經與城市堂區認同，並實際地服務於城市堂區，參與堂區的福傳。近年來，在有些城市增闢了為數不少的新堂區或者祈禱所，已經清楚表明，青年教友不僅僅是融入了城市堂區，而且他們會富有活力地發揮自己特有的創意：推動教區開創新的信仰空間，以便歡迎更多的入城教友和由他們吸引而來的慕道者。青年人引領時代潮流，這是教區牧靈、福傳計劃時需要看到的一個關鍵點。

教會福傳重心的轉移，隨著青年人生活圈子的轉移而轉移。隨著時間的推移，能夠針對都市化進程中的青年牧靈做出積極回應的教區，如果在人力、物力資源，以及靈性培育等方面在城鎮加大力度，適應這種轉移，

那就會拓展更大的信仰空間。相反，不這樣做的教會，就必然會失去機會。我們的教會不再吸引年輕人，或者沒有充份設置青年牧靈的創意版塊，那麼，他們當然會轉向其他宗教，或者文化形態當中去實現自己的創意或者滿全各自的精神需求。

三 都市化帶來神職界面對福傳的「兩極分化」

那麼，神職界在做什麼呢？帶著這樣的問題，我拜訪了一些主教、神父。藉此，我瞭解到：有在城鎮堂區服務的神父，也有在農村堂區服務的神父，大部份神職人員的態度是認真、負責，不慌不忙、按部就班地繼續傳統的牧靈服務。與此同時，也有一些主教、神父憂心如焚地在探索、研究「新時代」行之有效的牧民創意。這就形成了兩極分化現象。我姑且分成以下兩極：「不慌不忙型」和「憂心如焚型」。

首先，我來談談「不慌不忙型」（參則 34:2-6）。這種類型的神職佔大多數，面對世界格局和國內形勢的變化，他們沒有什麼特別的覺察意識，也就是說對「時代徵兆」不敏感，只是盡好本份就萬事大吉。有的神職人員已被此世同化：安於現狀、不思進取。甚至有極少數神父已經絕望於心，而甘心墮落。

其次，是「憂心如焚型」（參列上 19:10）。如同厄里亞先知那樣，幾乎是孤軍奮戰，努力尋求適當的方法與途徑尋找迷失的、照顧受傷的、引導散居於城市高樓叢林中的零散教友回到團體中，並努力培養聖召、幫助危機中的家庭、拯救被魔鬼奴役的人等等。

現狀是，我們眼睜睜地看著兩極分化愈來愈嚴重：「不慌不忙型」的神職人員依舊不慌不忙，過著無憂無慮的生活；「憂心如焚型」的神職人員總在嘗試推陳出新，充份發揮創意於網路福傳、網路靈修、網路講道、網路靈修操練等等。

這又引起了另一種擔憂：異端邪說日漸橫行。由於神職界牧靈關懷的缺失愈來愈嚴重，也就在教友中間滋生了不同形式的「熱心敬禮」。同時神恩性團體缺乏足夠有權威神職人員的帶領和陪伴，以至於神職界的權威逐漸喪失，民間的靈異事件愈來愈浮出水面。少數「憂心如焚型」神職也開始加大對靈異事件的關注，因為一些自稱「先知」的教友開始指導引領一些相信的教友去跟隨他們，從而出現了一些民間權威人士，由於大部份主教的沉默，以及神職界權威的逐漸喪失，使得部份教友愈來愈迷茫：以至於面對「先知」和「神職」兩個權威無所適從。該聽誰的呢？誰是更高權威？

農村堂區本堂神父對於進城青年教友的信仰培育和陪伴，鞭長莫及；在牧民照顧方面，城市堂區的本堂神父對於從農村來的、流動性很大的青年教友（包括知識份子和打工青年）的照顧出現普遍不足，也不夠細緻。原因大致有二：第一，城市堂區的本堂神父缺乏青年牧民的經驗；第二，城市堂區本堂神父缺乏福傳熱火。由此導致大量進城青年教友淪為冷淡教友，有些甚至脫離教會，完全被世界同化。

綜合反省：時代徵兆的啟示——呈現聖保祿宗徒的福傳策略

廿一世紀二十年代的開局之年，站在中國這片土地上，仰賴聖神的光照，我們向主耶穌說：讓我們看見！看見什麼？時代的徵兆。面對上述青年牧靈極需佈局、神職權威有待加強、都市福傳缺失創意等此類中國教會的困境：我們該何去何從？出路在那裡？我想從以下三點來探索出路：

第一，「你在那裡？」（創 3:9）

我們所處的大環境是怎樣的？在我的經驗中，我感受到我們所處的大環境特別是在中國，很像聖保祿宗徒時代的羅馬帝國：首先，優勢是語言、交通都特別方便。其次，當年的猶太人有保守派也有激進派，今日中國大陸的老教友也是如此。但總體來說天主教徒在全國卻只是少數中的少數，連百份之零點一都不到。這就如同初期教會那 120 位基督徒及新領洗的 3,000 人（宗 2:41）和隨後的 5,000 人（宗 4:4），在面對龐大的羅馬帝國時就顯得微不足道。如同芥菜籽小得微不足道，但種在地裡長起來卻足以讓飛鳥在上面棲息。因著耶路撒冷當局掀起的宗教迫害，宗徒們四散各地，於是，從西元 40 年開始，到第四世紀中葉，基督徒每年以 3.4% 的速度遞增。意即，到了西元 350 年時，帝國境內已經有了 3.2 千萬基督徒，佔總人口比例的 52.9%。³ 事實上，西元 36 年左右的掃祿和第四世紀初的羅馬當局也都皈依了。

3 參閱羅德尼·斯塔克（Rodney Stark）著，高師寧譯，《社會學家筆下的基督教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9），頁145-147。

**第二，「你是誰？你究竟是誰？」（若 1:19, 22）
「你到底是誰？」（若 8:25）**

針對身份的問題。洗者若翰和耶穌基督都用自己的方法做了自我認定。在聖神的光照和復活基督的直接啟示下，聖保祿也做了自我認定：主耶穌要他成為外邦人的宗徒。這是他自我身份的確認，也是最關鍵的一步。同時，按照復活之主在升天前對門徒們所說的：「你們要從耶路撒冷，到撒瑪黎雅，直到地極為我做證人。」（宗 1:8）原本迫害基督徒的保祿本人也成為耶穌基督復活的證人。對於我們來說，這也是我們的身份和使命，就是為耶穌的復活作證。

初期教會的基督徒都在忠實地做主耶穌基督的門徒和證人，並形成了一個又一個愛的團體（宗 2:42-46；若 13:34-35），這種新的生活加強了他們自我身份的確認，也更清晰地知道自己是誰。由此也就愈清楚知道自己該在那裡，要去做什麼。因此，今日的我們，也需要這樣來確認自己的身份和使命。當年的聖保祿宗徒就是在這樣的身份和使命的認定中，確立了他的福傳策略：走城市路線，與青年人同行，建立友愛的教會團體，度一個有活力的新生活。

然而，在基督內的新生活意味著我們在關係中、在團體中、在愛中認識自己、不斷成長，最終達到「基督圓滿年齡的程度」。然而這為今日我們所服務的青年們卻是天大的難題。倫理失序、遊戲掛帥、虛擬社群等中國社會現實，讓年輕人很難建立、保持，並加深傳統意義上健康的

人際關係。最直接的嚴重問題就是加劇婚姻家庭的瓦解。近年來，尤其 2020 年疫情期間，各一、二線城市趨高不下的「離婚率」印證了問題的嚴重性。所以，今日絕大多數青年人愈來愈不認識自己、愈來愈迷茫，也愈來愈不成熟。如果教會再不設法陪伴、引導他們回到健康的關係中，在友愛和聖愛之中成長、生活，那麼，這一代人將普遍性地迷失自己；絕大多數人日漸滑入自我毀滅的深淵。

第三，「你在這裡做什麼？」（列上 19:9, 13）

基於上述兩點，我想進一步談談人們在做什麼？我在做什麼？天主在做什麼？

唯物質主義、唯消費主義、唯娛樂主義的價值觀，引導著年輕人盲目地追求他們所願意接受的幸福、健康、和平等等，以為他們已經成功地建成了人間天堂、獲得了人間幸福。其實，「我觀察了在太陽下所發生的一切：看，都是空虛，都是追風。」（訓 1:14）天主怎麼做？耶穌怎麼做呢？

「你們以為我來是給地上送和平嗎？不，我告訴你們：而是來送分裂。」（路 12:51）耶穌的做法讓我們感到震驚。怎麼能送分裂呢？更具體的做法是：「因為我來，是為叫人脫離自己的父親，女兒脫離自己的母親，兒媳脫離自己婆母。」（瑪 10:35）為什麼？耶穌說：「我來，卻是為叫他們獲得生命，且獲得更豐富的生命。」（若 10:10）他會帶領我們去尋找另一海洋，所以他說：「你跟隨我吧！」（谷 2:14）甚至他會說：「來跟隨我！我要使你們成為漁人的漁夫。」（谷 1:17）

他告訴我們：他在做什麼；同時也在告訴我們：我們跟隨他，要去做什麼。「漁人的漁夫」重點對象是「人」，不是「物」，更不是建築物。因為耶穌建立的教會是被主召叫，而聚在一起的會眾。

Ekklesia（教會）的詞根是 *ek-kalein*，意即「喚出來」之意，因此 *ekkleisia* 就有「召集」的意義，尤指民眾的集會，通常具有宗教的目的。這是「教會」的本質。在教會內，天主從世界各地「召集」自己的子民。英文的 *Church* 和德文的 *Kirche* 則來自另一個希臘字 *Kyriake*，意指「屬於主的會眾」（《天主教教理》751）。主耶穌用「教會」（瑪16:18）這個詞來稱呼一群屬於他的人，是建立在磐石——伯多祿這個「人」身上，耶穌是教會的頭，教會是基督的身體——主耶穌所召叫，並按照主的教導而生活的會眾。所以，「教會」不是用來形容宗教組織或團體的詞彙，更不是指「教堂」。在基督徒用語中，「教會」一詞，更指向禮儀的集會，也指地方團體或整個的普世信友團體。事實上，這三種意義是不可分的。「教會」是天主在整個世界所聚集的子民。她存在於地方團體之中，並在禮儀的聚會中實現，尤以感恩祭的聚會為主。教會的生命源自聖言及基督聖體，且藉此而成為基督的奧體（《天主教教理》752）。

在此我要強調的是，這麼多年，我們花了太多的精力和時間在買土地、建教堂、蓋培育中心等方面。這是在拓展「教會」嗎？這是在建設「教會」嗎？我覺

得不一定全是，耶穌三年沒有蓋一座教堂，宗徒們最初 20 年建設初期教會，聖經也沒有記載他們建造了一座教堂。300 年羅馬教難期間也沒有怎麼聽說他們建造了教堂。反而有記載說「世界原配不上他們，他們遂在曠野、山嶺、山洞和地穴中漂流無定。」（希 11:38）那時的教會特別有生命力，為什麼？因為那時的教會關注的焦點是人、是團體、是因主的名聚在一起會眾。是在建樹基督的奧體、建設友愛的團體。雖然「在曠野、山嶺、山洞和地穴中漂流無定」但卻與基督連在一起，是活的、有生命力的身體。這是主耶穌、宗徒們和初期教會的教友所做的。梵二大公會議要求我們「返本溯源」，回到初期教會的精神那裡，也要適應時需。

所以，我們今天所要做的就是建立一個有生命力的教會——基督的奧體，讓青年人活在這樣的教會中，成為基督奧體的肢體。每位主教、神父都需要學習如何建立教會，不是如何建設教堂。學會為教會服務，而不是為教堂服務。因為「至高者本不住在人手所建造的殿宇中」（宗 7:48），而是住在天主所造的殿宇。「所以你們已不再是外方人或旅客，而是聖徒的同胞，是天主的家人；已被建築在宗徒和先知的基礎上，而基督耶穌自己卻是這建築物的角石，靠著他，整個建築物結構緊湊，逐漸擴大，在主內為一座聖殿；並且靠著他，你們也一同被建築，因著聖神，成為天主的住所。」（弗 2:19-22）這樣的「教會觀」使得初期教會的基督徒能夠放心地離開當時的耶路撒冷聖殿，走入人群，建立團體，進入家庭，建樹教會。

綜上所述，我想在這裡提出幾個具體可行的行動方案：

首先，**確立城鎮福傳的大方向，大力調配人力物力傾向城鎮。**讓我們真正回歸初期教會，找回教會的原本精神，經驗體驗復活的主在我們中間。走聖保祿宗徒所走的路線。

其次，**擺脫建築物的束縛，走入人群，建立團體，進入家庭，建樹教會。**「不要任由世界擺佈你們」，⁴當年宗徒們和群眾跟隨著耶穌在船上、在田野、在山上、在湖邊、在伯多祿的家裡、在街道、在樹底下，以及在餐廳等等地方呈現天國。這是多麼美好的與主同在的信仰生活！這需要腳踏實地，效法耶穌，一步一個腳印，追隨他的足跡。2000年前的今天，耶穌20歲左右，他正在納匝肋隱居，在祈禱中醞釀默西亞時代的新生活。

第三，**與青年人同行，建立友愛的教會團體**，度一個有活力、有生命力的新生活，經驗主耶穌的同在，因著聖神，成為天主的住所。「基督活著。祂是我們的希望，是這個世界美好的青春活力」。⁵今天，我們需要帶領青年人和耶穌一起活出耶穌已經為我們帶來的默西亞時代的新生活。我們需要站起來，離開我們的「安樂窩」，跟隨耶穌，去尋找另一海洋。

4 教宗方濟各，《生活的基督》世界主教會議後宗座勸諭，（2019），176號。

5 同上，1號。